



黄石的孩子

THE
CHILDREN
OF HUANGSHI

编剧 [英] 詹姆斯·玛克麦勒斯

[英] 简·霍克斯利

改编 老 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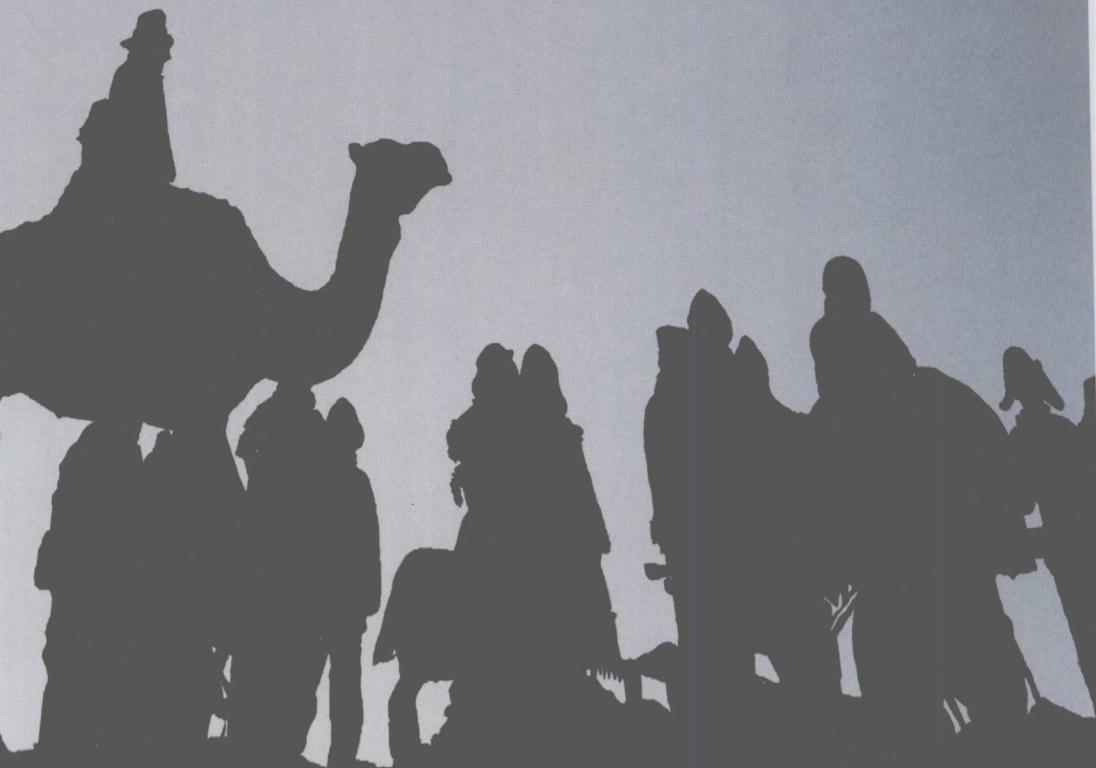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黄石的孩子

HUANGSHI
DE HAIZI

编剧 [英] 詹姆斯·玛克麦勒斯
[英] 简·霍克斯利
改编 老 梅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石的孩子/(英) 玛克麦勒斯,(英) 霍克斯利编剧;老梅改编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448-0140-9

I. 黄… II. ①玛… ②霍… ③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1066 号

责任编辑: 崔莲花 装帧设计: 卢 强

责任校对: 张 莉 责任监印: 梁任岭 媒介主理: 马 婕

出版人: 黄 倍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网址: <http://www.jielibei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制: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625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: 14.25 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20 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

THE
CHILDREN
OF
HUANGSHI





乔纳森·瑞斯·迈尔斯（饰乔治·霍格）

THE
CHILDREN
OF HUANGSHI



拉达·米切尔（饰丽·皮尔森）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周润发（饰杰克·陈）

THE
CHILDREN
OF HUANGSHI



杨紫琼（饰王太太）



THE
CHILDREN
OF HUANGSHI



目 录

第一章 目击者 001

第二章 逃亡者 025

第三章 追寻者 039

第四章 闯入者 055

第五章 挑战者 081

第六章 建设者 107

第七章 困顿者 127

第八章 跋涉者 1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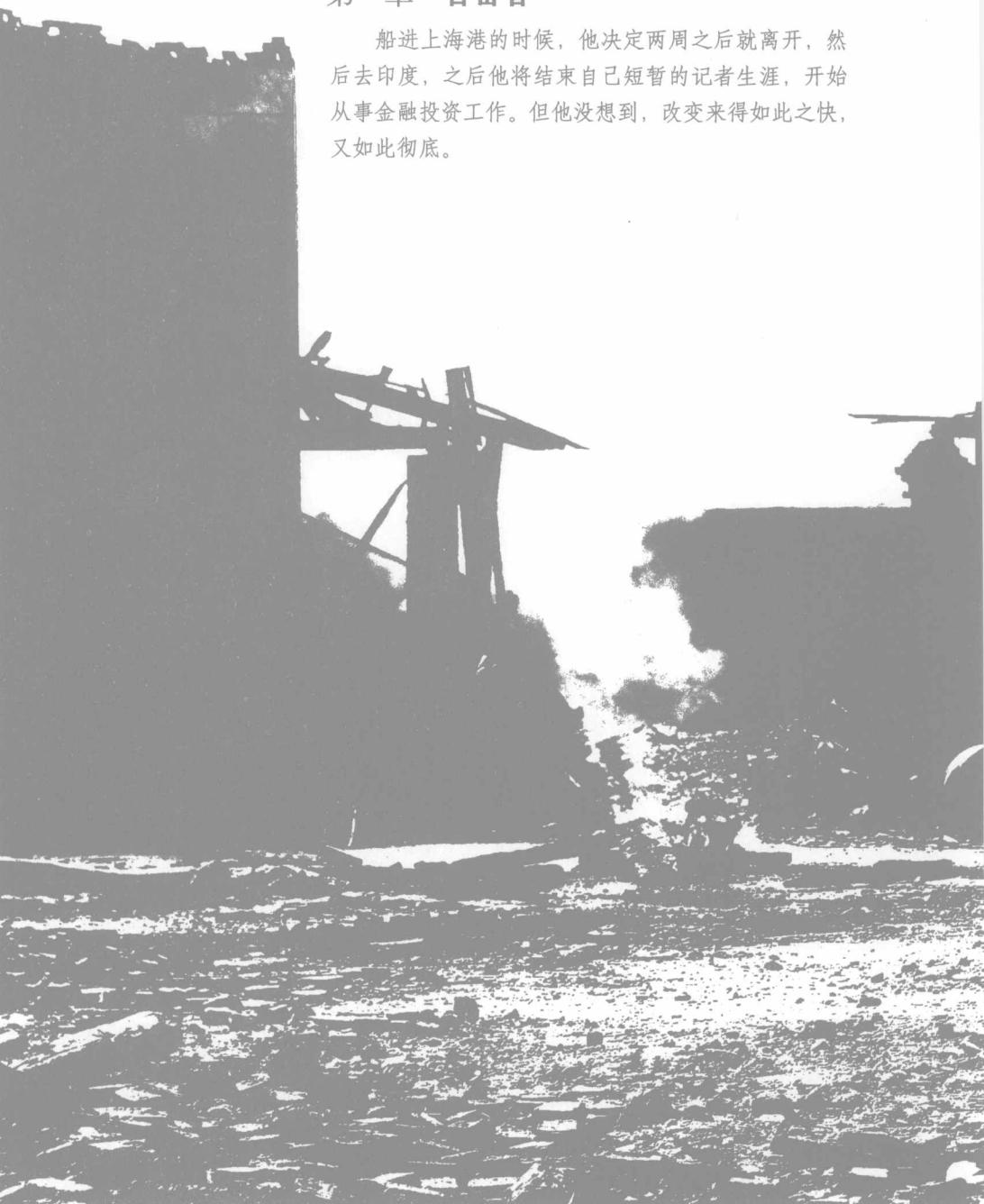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到达者 171

第十章 归来者 195

附录 《黄石的孩子》主人公原型乔治·何克及其学生们的照片 219

第一章 目击者

船进上海港的时候，他决定两周之后就离开，然后去印度，之后他将结束自己短暂的记者生涯，开始从事金融投资工作。但他没想到，改变来得如此之快，又如此彻底。



乔治·霍格没有想到他的原定计划会这样彻底地改变。

在他的计划里，在日本待一个月，然后在中国待半个月，然后再跟着姑妈去印度拜会甘地先生，之后便可以结束这半年多的环球旅行，回到伦敦。

但这个计划被一再延期，先是在日本，比预定的多停留了半个月。他想着，他已经在日本把这场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充分的采访和调查，在中国的旅程可以大大缩短，最多也就两周，便可以对这场战争给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和分析。

从东京到上海的船走了一个星期，船行的速度超乎想象的慢，好在船上能写作，再加上一些有意思的人，让他的航行生活不算太枯燥。手边有本书叫《开往中国的慢船》。

从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毕业后他没有马上去找工作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还不能充当一个合格的记者，他还只是一个有一些新闻常识的年轻人，他必须用自己的阅历来丰富和调整一下自己。

他决定先做一次环球旅行，然后再来决定自己的职业。在毕业前后，他收到的银行邀请反而比报社和新闻社多，他和家人打趣，看来自己更具有商业气质。

他的旅行从欧洲开始，只带了四个英镑，就和一个同学一起进行了欧洲环游，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地方，战争一触即发。他的姑妈缪塞尔·莱斯特作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，正接受基督教和解团的工作，做一次环球之旅，第一站是美国。霍格将自己的

积蓄倾囊而出，随姑妈一起踏上了去美国的游轮。

比较起来，这片新大陆上还感觉不到太强的战争气氛，好像那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一时半会儿还烧不到这里，这里有着强烈的商业气息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，经济渐渐露出了复苏的迹象。

经过姑妈的引见，他被美联社聘请为外派记者，因为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日本、中国和印度。

姑妈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，并将这当成自己的使命，她的计划是向日本人宣传自己的和平思想，告诫他们放下武器。

霍格不喜欢日本人，也不喜欢姑妈对日本人进行的那些宣传，他觉得姑妈几乎是在对牛弹琴，日本人对战争的狂热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。

他实在受不了姑妈与虎谋皮式的宣传，决定离开姑妈，自己独自到上海，进行两个星期的采访后再到印度等着姑妈，然后便回英国，争取在一九三八年新年前回家，结束自己这半年多的环球旅行，然后开始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生涯。他决定放弃曾经梦想的记者生涯，去做一名职业经理人，过一种安宁祥和的生活。因为这一路的行程告诉自己，作为一个记者，在这战争风云之中，他并不比常人知道更多的真相，有时甚至离真相更远。

船进上海港，他对自己说，这里将是他记者生涯的终点，这一路的采访让他心里觉得很难受。他发现，自己本应该成为一个了解战争真相的人，但是，他并不比其他人对战争了解得更多，有些时候，真相甚至和自己背道而驰，他决定放弃。

从码头到基督教青年会的住地，也就不到三十分钟的车程。他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的中国人，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忧心忡忡，

不时能听到子弹飞过的声音。每个人都像是亡命之徒。他心中不由得有点担心。但是另一种欲望似乎隐隐地升起来了，他觉得自己这最后的记者生涯应该有一些收获。

小姐说，因为战争，外国人基本都撤走了，留下来的，不是记者就是在上海有投资、一时半会儿撤不走的。虽然这里是英国租界，但是日本人几乎是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

他回房间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，就听见有个声音在喊：“谁来和我打一场？谁来和我打一场？”霍格出门一看，是一个住在楼下的小个子男人，兴奋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。

霍格看着那个跳来跳去的家伙，心想：这家伙一定是个美国人。

他觉得这个家伙也许能成为自己很好的向导，就朝他喊了一声：“等我洗把脸就来陪你玩。”

那家伙笑道：“一打就是一头汗，洗也白洗，还是抓紧时间吧。”

霍格想想，也有道理，扔下手中的东西便跟着他来到拳击台。那家伙边走边自我介绍：“费舍，安迪·费舍，美联社记者，当然是美国人。”

霍格伸出手去：“霍格，乔治·霍格，我也是美联社的，不过，是英国人。”

费舍笑了：“哈哈，现在这个时候来上海，那不再是记者了，

应该是士兵。”

霍格舒展地在台上跳来跳去，一脸兴奋状，但费舍的拳击术像是个刚上拳击台的新手，嘴里兴奋地不住喊叫着，即使被重拳击中了也还是跳起来喝声彩：“打得好！”

霍格被他那滑稽的神态逗乐了：“你打过拳吗？”

“当然。看你是新来的，不想让你太受伤。”

“谢谢，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。玩一会儿篮球怎么样？”

费舍道：“我今天就是想被打一下，要不然我的兴奋怎么也压不住，不过我得保持一下我的体力了。你怎么也这么兴奋？有什么高兴事？”

霍格道：“你要是在一个笼子里待上一个礼拜试试看。这么说起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兴奋事了？”

费舍有点不好意思，又有点得意：“我下礼拜二准备结婚了。”

霍格道：“恭喜了，这可是件大事啊。”

费舍道：“当然，我追了她半年多了，她终于答应嫁给我啦。要是能从南京顺利回来的话，我想，我可以带着我心爱的姑娘，从此告别这个国家了。”

霍格道：“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当然得找个地方喝上一杯，我买单，你告诉我去哪里，在这儿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”

白玫瑰园舞厅是在华洋人的聚集地。在这里，你关起门来，

就能将战争推到千里之外，好像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。杜松子酒的香气和悠扬的爵士乐搅和在一起，混杂着沸沸扬

扬的人声。霍格走进来的一瞬间，以为这里聚集了全上海的外国人，他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各样的语言，英语、法语、俄罗斯语、德语，间或穿插着几个东方人在说话。

他听见两个人在用英文大声地争执着。费舍小声地给他介绍：“那个穿白色西装的是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罗杰·阿普斯里，管我们的通行证签发。那个坐在乐队旁边的穿皮夹克的家伙也是美国记者，纽约时报的哲米·巴尔斯，那家伙是个不错的战地记者，就是火气太大，再加上两杯酒，他的气焰能将这屋顶掀掉。”

霍格点点头，就听巴尔斯说道：“我总共请你喝了多少杯酒了，阿普斯里？多少了，九杯还是十杯？我并不喜欢你这个人，我请你喝酒，你应该明白我想要什么的。”

阿普斯里有点无可奈何：“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南京已经不对记者放行了，你去问日本人吧，现在是他们在管，而不是我们英国人。虽然你现在在英国的租界里，但南京现在是在日本人的手里。”

霍格的脑子转了一圈，但是他实在不能断定眼前这个满脸络腮胡子、扯着嗓子乱喊乱叫的家伙，就是他从前的老师哲米·巴尔斯。

他试着向他喊了声：“巴尔斯，巴尔斯！”

那人朝他一回头，迅速地认出了他：“嘿，你好，黛丝！”

霍格笑了，就是他。这个家伙，不止一次地开玩笑，说他爹妈肯定是个糊涂蛋，用猪的叫声来为自己的儿子命名，实在是可乐。霍格辩解说，那是他曾祖父的名字，他曾经是国会议员呢。巴尔斯当时就笑了，说还是用曾祖母的名字黛丝更好一些，于是他别出心裁地为他重起了一个名字：黛丝。

坐在一旁的阿普斯里道：“哲米，你这家伙太不厚道了，用

一个女人名字嘲笑人家。”

巴尔斯也笑了：“你一定要我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学几声猪叫？我倒没什么，我是不想让我们这腼腆的小黛丝难堪。”

霍格拉着费舍走过来：“这位是我的朋友安迪……”

他一时想不起来安迪的姓了。

费舍道：“费舍。”

霍格道：“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家伙，他很快就要结婚了。”

巴尔斯和费舍握了握手。又转过身来给霍格介绍：“怎么样，黛丝，我介绍你认识一下罗杰·阿普斯里，英国领事馆的，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浑蛋。”

阿普斯里并不和他计较，只是招呼侍者上酒，他指了一下费舍对霍格说道：

“你不用介绍，这位费舍先生我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。”

阿普斯里端起酒杯和霍格碰了一下。众人寒暄着，却见一个风骚的陪酒女郎端着酒杯向他们走来，她夸张地扭动着身体的每一个关节，然后就一下子搂住了安迪的脖子，用并不流利的英文说道：

“宝贝，你跳舞……和我一起？”

霍格奇怪地看着安迪，他像是立时要软下去了，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滴下来，他用如痴如醉的目光看着她。

安迪看看大家：“对不起了，先生们。”他像一摊泥似的瘫在那个女人身上，任由她把自己拉进了舞池，并任由那个女人挑逗地把他揉成一团。

霍格再回身看巴尔斯和阿普斯里的表情，两人全都是一副鄙视的神情，他不禁好奇地问：“她是谁？她就是费舍的未婚妻？”

巴尔斯有点生气：“这里的俄罗斯舞女杜西卡，不是她还能是谁？”

阿普斯里也道：“她是他的未婚妻，也是这里所有男人的未婚妻。”

霍格心里有点不忍，虽然费舍的选择有点出乎意料，但看着费舍那兴奋的样子，他还是很愿意为朋友祝福：“他下礼拜二就要结婚了。他是真的爱上她了。”

巴尔斯道：“对你的朋友来说是这样，但对这个舞女来说，她要在这群人中寻找她逃离地狱的通行证；和别的男人也就是一夜风流而已。在上海，我们这些拥有外国护照的家伙都可以成为她的理想渡船。”

阿普斯里喝了一口酒：“他星期二是否能回到这里现在还是个问题，后天一大早他就得动身前往地狱报到了。”

巴尔斯看了阿普斯里一眼，马上明白了，随即跳起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：“你这个杂种，你给了他通行证！”

霍格赶紧过来拦住了他，嘴里说着：“巴尔斯，别着急。”

巴尔斯依旧紧抓着阿普斯里不放：“怎么着，你我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十年！你这浑蛋！”

霍格拉巴尔斯离开座位，往舞池对面去。他看见费舍搂着杜西卡在慢慢舞着，那情景不像跳舞，倒有点像一个孩子趴在母亲的怀里。费舍也看见了他，得意地向他伸了伸大拇指。

阿普斯里在他们身后大声说道：“他不是记者，亲爱的，他是红十字会的，安迪·费舍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，所以他才能拿到通行证。”

霍格拉着巴尔斯走过拥挤的舞池，在相对安静一点的角落里坐下。巴尔斯看看自己昔日的学生：“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，说实话我的担心多于惊喜。你怎么会到这里？”

霍格跟他说了自己的环球旅行，并说在美国的时候受聘担任